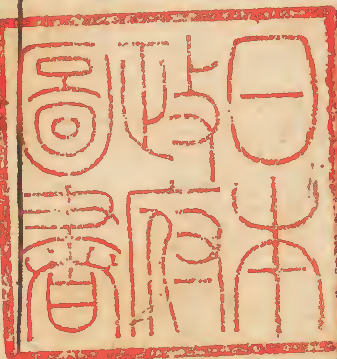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143
冊數	40 ( 21 )
函號	280 13

二國志



漢書文庫

晉 平陽侯相陳壽撰述

宋 西鄉侯裴松之集注

明 長洲陳仁錫評閱

魏十六

任蘇杜鄭倉傳第十六

任峻

楊原

任峻字伯達河南中牟人也漢末擾亂關東皆震中  
牟令楊原愁恐欲弃官走峻說原曰董卓亂天下  
莫不側目然而未有先發者非無其心也勢未敢耳  
明府若能唱之必有和者原曰爲之奈何峻曰今關

任峻

東有十餘縣能勝兵者不滅萬人若權行河南尹事  
 摠而用之無不濟矣原從其計以峻為主簿峻乃為  
 原表行尹事使諸縣堅守遂發兵會太祖起關東入  
 中牟界衆不知所從峻獨與同郡張奮議舉郡以歸  
 太祖峻又別收宗族及賓客家兵數百人願從太祖  
 太祖大悅表峻為騎都尉妻以從妹甚見親信太祖  
 每征伐峻常居守以給軍是時歲飢旱軍食不足羽  
 林監穎川棗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為典農中郎將  
 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官渡之戰太祖使峻典  
 軍器糧運賊數寇鈔絕糧道乃使千乘為一部十道

方行為復陳以營衛之賊不敢近軍國之饒起於棗  
 祗而成於峻

是時諸公  
 一心附曹  
 願為之用  
 功分明而  
 爵賞隆也  
 讀其令可  
 見

魏武故事載令曰故陳留太守棗祗天性忠能始  
 共舉義兵周旋征討後袁紹在冀州亦貪祗欲得  
 之祗深附託於孤使領東阿令呂布之亂兖州皆  
 叛惟范東阿完在由祗以兵據城之力也後大軍  
 糧乏得東阿以繼祗之功也及破黃巾定許得賊  
 資業當興立屯田時議者皆言當計牛輸穀佃科  
 以定施行後祗白以為餽牛輸穀大收不增穀有  
 水旱災除大不便反覆來說孤猶以為當如故太

收不可復改易，祗猶執之。孤不知所從，使與荀令君議之。時故軍祭酒侯聲云：科取官朱爲官田，計如祗議於官，便於客，不便聲懷。此云云，以疑令君。祗猶自信，據計畫還白，執分田之術。孤乃然之，使爲屯田都尉，施設田業。其時歲則大收，後遂因此大田豐足，軍用摧滅羣逆，克定天下。以隆王室，祗興其功，不幸早沒，追贈以郡，猶未副之。今重思之，祗宜受封，稽留至今。孤之過也，祗子處中，宜加封爵，以祀祗爲不朽之事。文士傳曰：祗本姓棘，先人避難，易爲棗。孫據字道彥，晉冀州刺史。據子嵩字

臺產，散騎常侍，並有才名。多所著述。嵩兄騰字玄方，襄陽太守，亦有文采。

太祖以峻功高，乃表封爲都亭侯，邑三百戶。遷長水校尉。峻寬厚有度，而見事理，每有所陳，太祖多善之。於飢荒之際，收卹朋友孤遺，中外貧宗，周急繼乏，信義見稱。建安九年薨，太祖流涕者久之。子先嗣，先薨，無子，國除。文帝追錄功臣，謚峻曰成侯。復以峻中子覽爲關內侯。

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也。少以學行聞，舉孝廉。茂木辟公府，皆不就。起家爲酒泉太守，轉安定武都。

蘇則

行義

三國志

魏書

蘇則

魏書曰則剛直疾惡常慕汲黯之為人魏略曰則世為著姓興平中三輔亂飢窮避難北地客安定依富室師亮亮待遇不足則慨然歎曰天下會安當不久爾必還為此郡未折庸輩士也後與馮翊吉茂等隱於郡南太白山中以書籍自娛及為安定太守而師亮等皆欲逃走則聞之豫使人解語以禮報之

吉茂

周撫流民  
外招羌胡  
諸公大都  
從此下手

所在有威名太祖征張魯過其郡見則悅之使為軍導魯破則綏定下辯諸氏通河西道徙為金城太守是時喪亂之後吏民流散飢窮戶口損耗則撫循之

甚謹外招懷羌胡得其牛羊以養貧老與民分糧而食旬月之間流民皆歸得數千家乃明為禁令有干犯者輒戮其從教者必賞親自教民耕種其歲大豐收由是歸附者日多李越以隴西反則率羌胡圍越越即請服太祖崩西平麴演叛稱護羌校尉則勒兵討之演恐乞降文帝以其功加則護羌校尉賜爵關內侯

魏名臣奏載文帝令問雍州刺史張既曰試守金城太守蘇則既有綏民平夷之功聞又出車西定湟中為河西作聲勢吾甚嘉之則之功効為可加

爵邑未邪封爵重事故以問卿密白意且勿宣露也既答曰金城郡管為韓遂所見屠戮死喪流亡或竄戎狄或陷寇亂戶不滿五百則到官內撫彫殘外鳩離散今見戶千餘又梁堯雜種羌後與遂同惡遂斃之後越出障塞則前後招懷歸就郡者三千餘落皆郵以威恩為官效用西平麴演等俱造邪謀則尋出軍臨其項領演即歸命送質破絕賊糧則既有恤民之效又能和戎狄盡忠効節遭遇聖明有功必錄若則加爵邑誠足以勸忠臣勵風俗也

與大吏等  
豪等  
救或  
威

後演復結虜郡為亂張掖張進執太守杜通酒泉黃華不受太守辛機進華皆自稱太守以應之又武威三種胡並寇鈔道路斷絕武威太守毋丘興告急於則時雍涼諸豪皆驅畧羌胡以從進等郡人咸以為進不可當又將軍郝昭魏平先是各屯守金城亦受詔不得西度則乃見郡中大吏及昭等與羌豪帥謀曰今賊雖盛然皆新合或有脅從未必同心因襲擊之善惡必離離而歸我我增而彼損矣既獲益眾之實且有倍氣之勢率以進討破之必矣若待大軍曠日持久善人無歸必合於惡善惡既合勢難卒離雖

有詔命違而合權專之可也於是昭等從之乃發兵  
 救武威降其二種胡與擊進於張掖演聞之將步  
 騎三千迎則辭來助軍而實欲為變則誘與相見因  
 斬之出以徇軍其黨皆散走則遂與諸軍圍張掖破  
 之斬進及其支黨眾皆降演軍敗華懼出所執乞際  
 河西平乃還金城進封都亭侯邑三百戶徵拜侍中  
 與董昭同寮昭嘗枕則膝臥則推下之曰蘇則之膝  
 非佞人之枕也初則及臨菑蒯植聞魏氏代漢皆發  
 服悲哭文帝聞植如此而不聞則也帝在洛陽堂晨  
 容言曰吾應天受禪而聞有哭者何也則謂為見問

傳異

鬚髯悉張欲正論以對侍中傅巽音苦則曰不謂  
 卿也於是乃止

中書六當作元

魏略曰舊儀侍中親省起居故俗謂之執扇子始  
 則同郡吉茂者是時仕甫歷縣令遷為穴散茂見  
 則嘲之曰仕進不止執扇子則笑曰我誠不能效  
 汝蹇蹇驅鹿車馳也初則在金城聞漢帝禪位以  
 為崩也乃發喪後聞其在自以不審意頗默然臨  
 蒯侯植自傷失先帝意亦怨激而哭其後文帝出  
 游追恨臨菑願謂左右曰人心不同當我登天位  
 之時天下有哭者時從臣知帝此言有發而不發

國志

魏志

魏則

也而則以為為已欲下馬謝侍中傅異曰之乃悟  
孫盛曰夫士不事其所非不非其所事趣舍出處  
而豈徒哉則既策名新朝委質異代而方懷二心  
生忿欲奮爽言豈大雅君子去就之分哉詩云士  
也罔極二三其德士之二三猶喪妃偶况人臣乎  
文帝問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燉煌獻徑寸  
大珠可復求耶益得不則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  
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默然後  
則從行獵槎桎拔失鹿帝大怒踞牀拔刀悉收督吏  
將斬之則稽首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害人今

劉賁語可

默

陛下方隆唐堯之化而以獵戲多殺羣吏愚臣以為  
不可敢以死請帝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然以此見  
禪黃初四年左遷東平相未至道病薨謚曰剛侯子  
怡嗣怡薨無子弟愉襲封愉咸熙中為尚書

解

愉字休豫歷位太常光祿大夫見晉百官各山清  
啓事稱愉忠篤有智意臣松之案愉子紹字世  
嗣為吳王師石崇妻紹之兄女也紹有詩在金谷  
集紹弟慎左衛將軍

杜畿

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也  
傳子曰畿漢御史大夫杜延年之後延年父周自

三國志

魏書

杜畿

七



南陽徙茂陵延年徙杜陵子孫世居焉  
少孤繼母苦之。以孝聞。年二十為郡功曹。守鄭縣令。  
縣囚繫數百人。畿親臨獄。裁其輕重。盡決遣之。雖未  
悉當。郡中竒其年少而有才。大意也。舉孝廉。除漢中府  
丞。會天下亂。遂弃官。客荆州。建安中乃還。荀彧進之

太祖

傳子曰畿自荆州還。後至許。見侍中耿紀。語終夜。  
尚書令荀彧與紀比屋。夜聞畿言異之。旦遣人謂  
紀曰。有國士而不進。何以居位。既見畿。知之如舊。  
相識者遂進畿於朝。

耿紀

太祖以畿為司空司直。遷護羌校尉。使持節領西平

太宗

魏略曰。畿少有太志。在荆州數歲。繼母亡。後以三  
輔開通。負其母喪。北歸。道為賊所劫。略眾人奔走。  
畿獨不去。賊射之。畿請賊曰。卿欲得財耳。今我無  
物。用射我何為邪。賊乃止。畿到鄉里。京兆尹張時  
河東人也。與畿有舊。署為功曹。嘗嫌其闊達。不助  
留意於諸事。言此家疏誕。不中功曹也。畿竊云。不  
中功曹。中河東守也。

張時

太祖既定河東。而高幹舉并州反。時河東太守王邑

三國志 魏書  
被徵河東人衛固先外以請邑為名而內實與幹  
通謀太祖謂荀彧曰關西諸將恃險與馬征必為亂  
張晟寇殺滄間南通劉表固等因之吾恐其為害深  
河東被山帶河四鄰多變當今天下之要地也君為  
我舉蕭何寇恂以鎮之或曰杜畿其人可也

傳子曰或稱畿勇足以當大難智能應變其可試

之

於是追拜畿為河東太守固等使兵數千人絕陝漢  
畿至不得渡太祖遣夏侯惇討之未至或謂畿曰宜  
須大兵畿曰河東有三萬戶非皆欲為亂也今兵追

之急欲為善者無主必懼而聽於固固等勢專必以  
死戰計之不勝四鄰應之天下之變未息也計之而  
勝是殘一郡之民也且固等未顯絕王命外以請故  
君為名必不善新君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為入  
多計而無斷必偽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廢之足  
矣遂詭道從邱津度

邱音豆魏略曰初畿與衛固少相狎儻固嘗輕畿  
畿嘗與固博而爭道畿嘗謂固曰仲堅我今作河  
東也固塞衣罵之及畿之官而固為郡功曹張時  
故任京兆畿迎司隸與時會華陰時畿相見於儀

當各持版時歎曰昨日功曹今為郡將軍也

范先欲殺畿以威眾

傳子曰先云既欲為虎而惡食人肉失所以為虎矣今不殺必為後患

且觀畿去就於門下斬殺主簿已下三十餘人畿舉動自若於是固曰殺之無損徒有惡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謂衛固范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臣有定義成敗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為都督行丞事領功曹將校吏兵三千餘人皆范先督之固等喜雖陽事畿不以為意固欲大發兵畿患

之以募兵

之說固曰夫欲為非常之事不可動眾心今大發兵眾必擾不如徐以賞募兵固以為然從之遂為賞調發數十日乃定諸將貪多應募而少遣兵又入喻固等曰人情顧家諸將掾吏可分遣休息急緩召之不難固等惡逆眾心又從之於是善人在外陰為已援惡人分散各還其家則眾離矣會白騎攻東垣高幹入獲澤上黨諸縣殺長吏弘農執郡守固等密調兵未至畿知諸縣附已因出軍將數十騎赴張辟拒守吏民多舉城助畿者比數十日得四千餘人固等與幹晟共攻畿不下諸縣無所得會大兵至幹晟敗

固等伏誅其餘黨與皆赦之使復其居業是時天下郡縣皆殘破河東最先定少耗減畿治之崇寬惠與民無為民當辭訟有相告者畿親見為陳大義遣令歸諱思之若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鄉邑父老自相責怒曰存君如此奈何不從其教自是少有辭訟班下屬縣舉孝子貞婦順孫復其繇役隨時慰勉之漸課民畜牝牛草馬下逮雞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勤農家家豐實畿乃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於是冬月修戎講武又開學宮親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

樂詳

魏略曰博士樂詳由畿而升至今河東特多儒者

則畿之由矣

韓遂馬超之叛也弘農馮翊多舉縣邑以應之河東雖與賊接民無異心太祖西征至蒲阪與賊夾渭為軍軍食一仰河東及賊破餘畜二十餘萬斛太祖下令曰河東太守杜畿孔子所謂禹吾無間然矣增秩中二千石太祖征漢中遣五千人運運者自率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負我府君終無一人逃亡其得人心如此

杜氏新書曰平虜將軍劉勳為太祖所親貴震朝廷嘗從畿求大吏畿拒以他故後勳伏法太祖得

其書歎曰杜畿可謂不媚於竈者也稱畿功美以下州郡曰管仲尼之於顏子每言不能不歎既情愛發中又宜率馬以驥今吾亦冀眾人仰高山慕景行也

魏國既建以畿為尚書事平更有令曰管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內卿有其功雖將授卿以納言之職顧念河東吾股肱郡充實之所足以制天下故且煩卿臥鎮之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為天下最文帝即王位賜爵關內侯徵為尚書及踐阼進封豐樂亭侯邑百戶

久任

魏畧曰初畿在郡被書錄寡婦是時他郡或有已自相配嫁依書皆錄奪啼哭道路畿但取寡者故所送少及趙儼代畿而所送多文帝問畿誰君所送何少今何多也畿對曰臣前所錄皆亡者妻今儼送生人婦也帝及左右顧而失色

守司隸校尉帝征吳以畿為尚書僕射統留事其後帝幸許昌畿復居守受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沒帝為之流涕

魏氏春秋曰初畿嘗見童子謂之曰司命使我忍予畿固請之童子曰今將為君求相代者君其慎

魏書卷十六 杜畿

勿言言卒忽然不見至此二十年矣畿乃言之其  
日而卒時年六十二

詔曰昔實勤其官而水死稷勤百穀而山死

韋昭國語注稱毛詩傳曰冥契六世孫也為夏水  
官勤於其職而死於水稷周棄也勤播百穀死於  
黑水之山

故尚書僕射杜畿於孟津試船遂至覆沒忠之至也  
朕甚愍焉追贈太僕謚曰成侯子恕嗣

李恢

郭知子冲

傅子曰畿與太僕李恢東安太守郭智有好恢子  
豐交結英雋以才智顯於天下智子冲有內實而

無外觀州里弗稱也畿為尚書僕射二人各修子  
孫禮見畿既退畿歎曰孝懿無子非徒無子殆將  
無家君謀為不死也其子足繼其業時人皆以畿  
為誤恢死後豐為中書令父子兄弟皆誅冲為代  
郡太守卒繼父業世乃服畿知人魏略曰李豐  
父名義與此不同義蓋恢之別名也

杜

恕字務伯太和中為散騎黃門侍郎

杜氏新書曰恕少與馮翊李豐俱為父任總角相  
善及各成人豐砥礪名行以要世譽而恕誕節直  
意與豐殊趣豐竟黜名一時京師之士多為之游

說而當路者或以豐名遇其實而恕被褐懷玉也  
由此為豐所不善恕亦任其自然不力行以合時  
豐以顯在朝廷恕猶居家自若明帝以恕大臣子  
擢拜散騎侍郎數月轉補黃門侍郎  
恕推誠以質不治飾少無名譽及在朝不結交援專  
心向公每政有得失常引綱維以正言於是侍中辛  
毗等器重之時公卿以下大議損益恕以為古之刺  
史奉宣六條以清靜為名威風著稱今可勿令領兵  
以專民事俄而鎮北將軍呂昭又領冀州  
世語曰昭字子展東平人長子巽字長懷為相國

豫有寵於司馬文王次子安字仲懷與嵇康善與  
康俱被誅次子粹字季懷河南尹粹子預字景虞  
御史中丞

乃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之術在於豐  
財豐財者務本而節用也方今二賊未滅戎車亟駕  
此自熊虎之士展力之秋也然搢紳之儒橫加榮慕  
扼腕抗論以孫吳為首州郡牧守咸其忽恤民之術  
修將率之事農桑之民競干戈之業不可謂務本帑  
藏歲虛而制度歲廣民力歲衰而賦役歲興不可謂  
節用今大魏奄有十州之遠而承喪亂之弊計其戶

三國志 魏書 卷之三

只不知往管一州之民然亦二方僭逆北虜未賓  
邊遘難繞夫略市所以統一州之民經營九州之地  
其為艱難譬策羸馬以取道里豈可不加意愛惜其  
力哉以武皇帝之節儉府藏充實猶不能十州擁兵  
郡且二十也今荆揚青徐幽并雍涼緣邊諸州皆有  
兵矣其所恃內克府庫外制四夷者惟交豫司冀而  
已臣前以州郡典兵則專心軍功不勤民事宜別置  
將守以盡治理之務而陛下復以冀州寵秩呂昭冀  
州戶口最多田多墾闢又有桑棗之饒國家徵求之  
庶誠不當復任以兵事也若以北方當須鎮守自可

重牧守

牧守兼兵是漢家良法多用之破虜但無事不必耳力設官亦非初意

專置大將以鎮安之計所置吏士之費與兼官無覺  
然昭於人才尚復易中朝苟乏人兼才者勢不獨多  
以此推之知國家以人擇官不為官擇人也官得其  
人則政平訟理政平故民富實訟理故囹圄空虛陛  
下踐阼天下斷獄百數十人歲歲增多至五百餘人  
矣民不益多法不益峻以此推之非政教陵遲牧守  
不稱之明效歟往年牛死通率天下十能損二麥不  
半收秋種未下若二賊游竟於疆場飛芻輓粟千里  
不及究此之術豈在疆兵乎武士勁卒愈多愈愈  
病耳夫天下猶人之腹克實四支雖病終無大

三國志

魏書

卷



愚今充豫司冀亦天<sub>一</sub>之<sub>一</sub>心也。是以愚臣悽悽實願四州之牧守獨修務本之業以堪四支之重。然孤論難持犯欲難成。衆怨難積。疑似難分。故累載不爲明主所察。凡言此者類皆疏賤。疏賤之言實未易聽。若使善策必出於親貴。固不犯四難以求忠愛。此古今之所常患也。時又大議考課之制。以考內外衆官。恕以爲用不盡其人。雖有且無益。所存非所務。所務非世要。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使有能者當其官。有功者受其祿。譬猶鳥獲之舉千鈞。良樂之選驥足也。雖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

著。關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爲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法。爲綴京房之本。臣謂明考課之要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爲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効。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爲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爲便當顯其身。用其言。使具爲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賞。施必行之罰。至三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

敬言勝吳  
異冊免

俱以其職考課之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是以古人稱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支；帝王之業，非一士之略。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職，稱課可以致雍熙者哉？且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已而披肝膽，狗聲名而立節義者。况於束帶立朝，致位卿相，所務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已之惠，所徇者豈聲名而已乎？諸蒙寵祿受重任者，不徒欲舉明主於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與

稷契之列。是以古人不患於念治之心不盡，患於自任之意不足。此誠人主使之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殛鯀而放四凶。今大臣親奉明詔，給事目下，其有夙夜在公，恪勤特立，當官不撓，貴勢執平，不阿所私，危言危行，以處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若尸祿以爲高拱，默以爲智，當官苟在於免負立朝，不忘於容身，繫行遜言，以處朝廷者，亦明主所察也。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修，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爲謀，猶不能盡一木。又况於世代之人，乎今之學者，師前

三國志

魏書

卷一

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為迂闊不周世用此最風俗之流弊創業者之所致慎也後考課竟不行

袁侃

荀俱

杜氏新書曰時李豐為常侍黃門郎袁侃見轉為更部郎荀俱出為東郡太守三人皆怨之同班友

善

樂安廉昭以才能拔擢頗好言事恕上疏極諫曰伏見尚書郎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罰當關不依詔坐判問又云諸當坐者別奏尚書令陳矯自奏不敢辭諫亦不敢以處重為恭意至懇惻臣竊憫然為朝廷惜之夫聖人不擇世而興不易民而治然而生必有賢

智之佐者蓋進之以道率之以禮故也古之帝王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歡心近盡羣臣之智力誠使今朝任職之臣皆天下之選而不能盡其力不可謂能使人若非天下之選亦不可謂能盡人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度事不康刑禁日弛豈非股肱不稱之明效歟原其所由非獨臣在不足盡忠亦主有不能使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中行而蓄節智伯斯則古人之明驗矣今臣言一朝皆不忠是誣一朝也然其事類可推而得陛下感帑藏之不克實而軍事未息至乃斷四時之賦不

責大臣

責廷臣

薄御府之私穀帥由聖意與朝稱明與聞政事密勿大臣寧有懇懇憂此者乎騎都尉王才幸樂人孟思所為不法振動京都而其罪狀發於小吏公卿大臣初無一言自陛下踐阼以來司隸校尉御史中丞寧有舉綱維以督奸宄使朝廷肅然者邪若陛下以為今世無良木朝廷乏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坐待來世之雋乂乎今之所謂賢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為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何者以其居無嫌之地而事得自盡也今有

疏者毀入不實其所毀而必曰私報所憎譽入不實其所譽而必曰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說非獨毀譽有之政事損益亦皆有嫌陛下當思所以聞廣朝臣之心篤厲有進之節使之自同古人望與竹帛耳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為來世戒也魯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不言賢愚明皆當世用也堯數舜之功稱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則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為不能以陛下為不任也不自以為不智以陛下為不問也陛下何不問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

三國志

魏書

卷

所以去使侍中尚書坐則帷幄行則從華輦親對  
詔問所陳必達則羣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  
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  
親與羣臣論議政事使羣臣人得自盡人自以為親  
人思所以報賢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治事何  
事不辨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軍事詔書常曰誰  
當憂此者邪吾當自憂耳近詔又曰憂公忘私者必  
不然但先公後私即自辨也伏讀明詔乃知聖思究  
盡下情然亦怪陛下不知其本而憂其末也人之能  
否實有本性雖臣亦以為朝臣不盡稱職也明王之

用入也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  
任選舉非其人未必為有罪也舉朝其容非其人乃  
為怪耳陛下知其不盡力也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  
能也而放之治其真豈徒主勞而臣逸哉雖聖賢並  
世終不能以此為治也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  
人事請屬之不絕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選司徒  
吏惡吏以守寺門威禁由之實未得為禁之本也晉  
漢安帝時少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見  
舉奏章劾紛紛近司隸校尉孔羨辟大將軍狂悖之  
弟而有司嘿爾望風希指於受屬選舉不以實人

事之大者也。

臣松之案大將軍司馬宣王也。晉書云：宣王第五弟名通，爲司隸從事，疑怨所云狂悖者，通子順，封龍陽亭侯。晉初受禪，以不達天命，守節不移，能爵士徙武威。

嘉有親戚之寵，躬非社稷重臣，猶尚如此。以今况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罰，以絕阿黨之原耳。伊尹之制與惡吏守門，非治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納，何患於奸不削滅而養若昭等乎？夫糾擿奸宄，忠事也。然而世蠱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

也。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必以違衆忤世爲奉公密行，自入爲盡節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爲此邪誠，願道理而弗爲，取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病者，陛下將何樂焉？胡不絕其萌乎？夫先意承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淺薄無行義者，其意務在於適人主之心而已，非欲治天下安百姓也。陛下何不試變業而示之，彼豈執其所守以違聖意哉？夫人臣得人主之心，安業也。處尊顯之官，榮事也。食千鍾之祿，厚實也。人臣雖愚，未有不樂此而喜于廷者也。迫於道自彊耳，誠以爲陛下憐而佑之，少委任焉。如

何反錄昭等傾側之意而若人者乎今者外有何  
隙之寇內有貧曠之民陛下當大計天下之損益政  
事之得失誠不可以怠也恕在朝八年其論議亢直  
皆此類也出為弘農太守數歲轉趙相

孟康

魏略曰恕在弘農寬和有惠愛及遷以孟康代恕  
為弘農康字公休安平人黃初中以於鄣后有外  
屬并受九親賜拜遂轉為散騎侍郎是時散騎皆  
以高才英儒克其選而康獨緣妃嬪雜在其間故  
于時皆其輕之號為阿九康既無才敏因在冗官  
博讀書傳後遂有所彈駁其文義雅而切要衆人

乃更加意正始中出為弘農領典農校尉康到官  
清已奉職嘉善而務不能省息獄訟緣民所欲因  
而利之郡領吏二百餘人涉春遣休常四分遣一  
事無宿諾時出案行皆豫勅督郵平水不得令屬  
官遣人探候修設曲敬又不欲煩擾吏民常豫勅  
吏卒行各持鎌所在自刈馬草不止亭傳露宿樹  
下又所從常不過十餘人郡帶道路其諸過賓客  
自非公法無所出給若知舊造之自出於家康之  
始拜衆人雖知其有志量以其未嘗宰牧不保其  
能也而康恩澤治能乃爾吏民稱歌焉嘉平末從

渤海太守徵入爲中書令後轉爲監

以疾去官

杜氏新書曰恕遂去京師營宜陽一泉塢因其壘  
壘之固小大家焉明帝崩時人多爲恕言者

起家爲河東太守歲餘遷淮北都督護軍復以疾去  
恕所在務存大體而已其樹惠愛益得百姓歡心不  
及於畿頃之拜御史中丞恕在朝廷以不得當世之  
和故屢在外任復出爲幽州刺史加建威將軍使持  
節護烏丸校尉時征北將軍程喜屯薊尚書袁侃等  
戒恕曰程申伯處先帝之世傾田園讓於青州足下

今俱杖節使共屯一城宜深有待之而恕不以爲  
意至官未期有鮮卑大人兒不由關塞徑將數十騎  
詣州州斬所從來小子一人無表言上喜於是劾奏  
恕下廷尉當死以父畿勤事水死免爲庶人徙章武  
郡是歲嘉平元年

杜氏新書曰喜欲恕折節謝已諷司馬宋權示之  
以微意恕答權書曰况示委曲夫法天下事以善  
意相待無不致快也以不善意相待無不致嫌隙  
也而議者言凡人天性皆不善不當待以善意更  
隨其調卑僕得此輩便欲歸蹈滄海乘桴耳不能



自詰在其間也然以年五十二不見廢棄頗亦遭  
明達君子亮其本心若不見亮使人剗心著地正  
與數斤肉相似何足有所明故終不自解說程征  
北功名宿著在僕前甚多有人出征北乎若令下  
官事無大小咨而後行則非上司彈繩之意若咨  
而不從又非上下相順之宜故推一心任一意直  
而行之耳殺胡之事天下謂之是邪是僕識也呼  
為非邪僕自受之無所怨咎程征北明之亦善不  
明之亦善諸君子自其為其心耳不在僕言也喜  
於是遂深文劾恕

阮武

恕侗儻任意而思不防患終致此敗初恕從趙郡還  
陳留阮武亦從清河太守徵俱自薄廷尉謂恕曰相  
觀才性可以由公道而持之不厲器能可以處大官  
而求之不順才學可以述古今而志之不一此所謂  
有其才而無其用今向聞暇可試潛思成一家言在  
章武遂著體論八節

杜氏新書曰以為人倫之大綱莫重於君臣立身  
之基本莫大於言行安上理民莫精於政法勝殘  
去殺莫善於用兵夫禮也者萬物之體也萬物皆  
得其體無有不善故謂之體論

又著興性論一篇益興於爲已也四年卒於徙所其  
露二年河東樂詳年九十餘上書詔畿之遺績朝廷  
感焉詔封恕子預爲豐樂亭侯邑百戶

魏略曰樂詳字文載少好學建安初詳聞公車司  
馬令南郡謝該善左氏傳乃從南陽步詣該問疑  
難諸要今左氏樂氏問七十二事詳所撰也所問  
既下而歸鄉里時杜畿爲太守亦甚好學署詳文  
學祭酒使教後進於是河東學業大興至黃初中  
徵拜博士于時太學初立有博士十餘人學多偏  
狹又不熟悉略不親教備員而已惟詳五業並授

其或難解質而不解詳無愠色以杖畫地盡譬引  
類至忘寢食以是獨擅名於遠近詳學既精悉又  
善推步三五別授詔與太史典定律歷太和中轉  
拜騎都尉詳學優能少故歷二世竟不出爲宰守  
至正始中以年老罷歸於食本國宗族歸之門徒  
數千人

恕奏議論駁皆可觀擬其切世大槩著于篇

杜氏新書曰恕弟理字務仲少而機察精要畿奇  
之故名之曰理年二十一而卒于寬字務叔清虛  
玄靜敏而好古以名臣門戶少長京師而篤志博

仕理

杜寬

杜預

學絕於世務其意欲探顯索隱由此顯名當塗之士多交焉舉孝廉除郎中卒年四十二而卒經傳之義多所論駁皆草創未就惟剛集禮記及春秋左氏傳解今存于世預字元凱司馬宣王女婿王隱晉書稱預智謀淵博明於理亂常稱德者非所以企及立功立言所庶幾也大觀羣典謂公羊穀梁詭辨之言又非先儒說左氏未究丘明意而橫以二傳亂之乃錯綜微言著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至老乃成尚書郎摯虞甚重之曰左

摯虞

謹子武

丘明本為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預有大功名於晉室位至征南大將軍開府封當陽侯食邑八千戶子錫字世嘏尚書左丞晉諸公贊曰嘏有器局預從兄斌字世將亦有才望為黃門郎為趙王倫所枉殺嘏子又字洪治少有令名為丹陽丞早卒阮武者亦拓落大才也案阮氏譜武父謹字士信徵辟無所就造三禮圖傳於世杜氏新書曰武字文業闊達博通淵雅之士位止清河太守武弟炳字叔文河南尹精意醫術撰藥方一部炳子

三國志

魏書十一 杜預

卷

坦字弘舒晉太子少傅平東將軍坦弟柯字士度  
荀綽兖州記曰坦出紹伯父亡次兄當襲爵父愛  
柯言名傳之遂承封時幼小不能讓及長慨恨遂  
幅巾而居後雖出身未嘗釋也性純篤閑雅好禮  
無違存心經誥博學洽聞選為濮陽王文學遷領  
軍長史喪官王衍時為領軍哭之甚慟

鄭渾字文公河南開封人也高祖父衆衆父興皆為  
名儒

續漢書曰興字少贛諫議大夫衆字子師大司農  
渾兄泰與荀攸等謀誅董卓為揚州刺史卒

張璠漢紀曰泰字公業少有才略多謀計知天下  
將亂陰交結豪傑家富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  
不足名聞山東舉孝廉三府辟公車徵皆不就何  
進輔政徵用名士以泰為尚書侍郎加奉車都尉  
進將誅黃門欲召董卓為助泰謂進曰董卓彊忍  
寡義志欲無饜若借之朝政授之大事將肆其心  
以危朝廷以名公之威德據阿衡之重任秉意獨  
斷誅除有罪誠不待卓以為資援也且事留變生  
其鑒不遠又為陳時之要務進不能用乃弃官去  
謂穎川人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尋見宗卓果

專權廢帝關東義兵起卓會議大發兵羣寮咸憚  
卓莫敢忤言泰恐其彊益將難制乃曰夫治在德  
不在兵也卓不悅曰如此兵無益邪眾人莫不變  
容爲泰震懷泰乃詭辭而對曰非以無益以山東  
不足加兵也今山東議欲起兵州郡相連人衆相  
動非不能也然中國自光武以來無雞鳴狗吠之  
警百姓忘戰日久仲尼有言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雖衆不能爲害一也明公出自西州少爲國將閑  
習軍事數踐戰場名稱當世以此威民民懷懾服  
二也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體長婦人張孟

卓東平長者坐不窺堂孔公緒能清談高論噓枯  
吹生無軍帥之才負霜露之勤臨鋒履刃決敵雌  
雄皆非明公敵三也察山東之士力能跨馬控弦  
勇等孟賁捷齊慶忌信有聊城之守策有良平之  
謀可任以偏師責以成功未聞有其人者四也就  
有其人王爵不相加婦姑位不定各恃衆怙力將  
人人碁時以觀成敗不肯同心共膽率徙旅進五  
也關西諸郡北接上黨太原馮翊扶風安定自頃  
以來數與胡戰婦女載戟挾矛弦弓負矢况其悍  
夫以此當山東忘戰之民善驅羣羊向馬狼其勝

可必六也。且天下之權勇。今見在者。不過并涼。匈奴屠各。湟中義從。八種西羌。皆百姓素所畏服。而明公權以爲爪牙。壯夫震悚。况小醜乎。七也。又明公之將帥。皆中表腹心。周旋日久。自三原狹口以來。恩信醇著。忠誠可遠。任智謀。可特使。以此當山東解合之虛誕。實不相若。八也。夫戰有三亡。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明公秉國政。平討夷凶。患忠義克立。以三德待於三亡。奉辭伐罪。誰人敢禦。九也。東州有鄭康成。學該古今。儒生之所以集。北海邴根矩。清高直亮。羣士之

楷式。彼諸將若詢其計畫。案典校之疆弱。燕趙齊梁非不盛。終見滅於秦。吳楚七國非不衆。而不敢踰。災陽况今德政之赫赫。股肱之邦。良欲造亂。以徼不義者。必不相然。讚成其凶謀。十也。若十事少有所可采。無事徵兵。以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爲非棄德。恃衆以輕威。重卓乃悅。以泰爲將軍。統諸軍。擊關東。或謂卓曰。鄭泰智略過人。而結謀山東。今資之士馬。使就其黨。竊爲明公懼之。卓收其兵。馬留拜議郎。後又與王允謀共誅卓。泰脫身自武關走東歸。後將軍袁術以爲揚州刺史。未至官道。

卒時年四十一

渾將泰小子表避難淮南袁術賓禮甚厚渾知術必敗時華歆為豫章太守素與泰善渾乃渡江投歆太祖聞其篤行召為掾復遷下蔡長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念產殖其生子無以相活率皆不舉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又兼開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豐給無不舉贍所育男女多以鄭為字辟為丞相掾屬遷左馮翊時梁興等略吏民五千餘家為寇鈔諸縣不能禦皆恐懼寄治郡下議者悉以為當移就險渾曰興等破散竄在山阻雖有

隨者率脅從耳今當廣開降路宜喻恩信而保險自示此示弱也乃聚斂吏民治城郭為守禦之備遂發民逐賊明賞罰與要誓其所得獲十以七賞百姓大悅皆願捕賊多得婦女財物賊之失妻子者皆還求降渾責其得他婦女然後還其妻子於是轉相寇盜黨與離散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分布山谷告喻出者相繼乃使諸縣長吏各還本治以安集之興等懼將餘眾聚郟城太祖使夏侯淵就助郡擊之渾率吏民前登斬興及其支黨又賊靳富等脅將夏陽長邵陵今并其吏民入礧山渾復討擊破富等獲二縣長吏

將其所略還及趙青龍者殺左內史程休渾聞遣壯  
 士就梟其首前後歸附四千餘家由是山賊皆平民  
 安產業轉為上黨太守太祖征漢中以渾為京兆尹  
 渾以百姓新集為制移居之法使兼復者與單輕者  
 相伍温信者與孤老為比勤稼穡明禁令以發奸者  
 由是民安於農而盜賊止息及大軍入漢中運轉軍  
 糧為最又遣民田漢中無逃亡者太祖益嘉之復入  
 為丞相掾文帝即位為侍御史加駙馬都尉遷陽平  
 沛郡二太守郡界下涇患水滂百姓飢乏渾於蕭相  
 二縣界興陂遇開稻田郡人皆以為不便渾曰地勢

洿下宜溉灌終有魚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遂  
 躬率吏民興立功夫一冬間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數  
 增租入倍常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轉為山  
 陽魏郡太守其治放此又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  
 謀樹榆為籬並益樹五果榆皆成藩五果豐實入魏  
 郡界村落齊整如一民得財足用饒明帝聞之下詔  
 稱述布告天下遷將作大匠渾清素在公妻子不免  
 於飢寒及卒以子崇為郎中

晉陽秋曰泰子表字材叔泰與華歆荀攸善見表  
 曰鄭公業為不亡矣初為臨苗侯文學稍遷至光



祿大夫泰始七年以表爲司空固辭不受終於家  
 子默字思玄晉諸公贊曰默遵守家業以篤素稱  
 位至太常默弟質舒詡皆爲卿默字球清直有理  
 識尚書右僕射領選球弟像爲尚書

倉慈

倉慈字孝仁淮南人也始爲郡吏建安中太祖開募  
 屯田於淮南以慈爲綏集都尉黃初末爲長安令清  
 約有方吏民畏而愛之太和中遷燉煌太守郡在西  
 陲以喪亂隔絕曠無太守二十歲大姓雄張遂以爲  
 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已無所匡革慈到抑挫權  
 右撫恤貧羸甚得其理舊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

立錘之士慈皆隨口割賦稍稍使畢其本直先是屬  
 城獄訟衆猥縣不能決多集治下慈躬往省閱料簡  
 輕重自非殊死但鞭杖遣之一歲決刑曾不滿十人  
 又常白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絕既  
 與資遷欺詐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懲之  
 欲詣洛者爲劫過所欲從郡還者官爲平取輒以府  
 見物與共交市使吏民護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稱  
 其德惠數年卒官吏民悲感如喪親戚圖畫其形思  
 其遺像及西域諸胡聞慈死悉共會聚於戊巳校尉  
 及長吏治下發哀或有以刀畫面以明血誠又爲立

祠遙共祠之

皇甫隆

魏略曰天水王遷承代慈雖循其迹不能及也金城趙基承遷後復不如遷至嘉平中安定皇甫隆代基為太守初燉煌不甚曉田常灌溉潘水使極濡洽然後乃耕又不曉作耨犁用水及種人牛功力既費而收穀更少隆到教作耨犁又教行溉歲終率計其所省庸力過半得穀加五又燉煌俗婦人作裙襪縮如羊腸用布一匹隆又禁改之所省復不訾故燉煌人以為隆剛斷嚴毅不及于慈至於勤恪愛惠為下興利可以亞之

吳瓘

任煥

顏斐

合孤邵

孔人

自太祖迄于咸熙魏郡太守陳國吳瓘清河太守樂安任煥京兆太守濟北顏斐弘農太守太原令孤邵濟南相魯國孔又或哀矜折獄或推誠惠愛或治身清白或擿姦發伏咸為良二千石

瓘煥事行無所見魏略曰顏斐字文林有才學丞相召為太子洗馬黃初初轉為黃門侍郎後為京兆太守始京兆從馬超破後民人多不專為農殖又歷數四二千石取解自前亦不為民作久遠計斐到官乃令屬縣整阡陌樹桑果是時民多無車牛斐又課民以閑月取車材使轉相教匠作車又

課民無年者令畜猪狗賣以買牛始者民以為煩  
一二年間家家有丁車木牛又起文學聽吏民欲  
讀書者復其小徑又於府下起菜園使吏役間鋤  
治又課民當輸租時車牛各因便致薪兩束為冬  
寒米炙筆硯於是風化大行使不煩民民不求吏  
京兆與馮翊扶風接界二郡道路既穢塞田疇又  
荒萊人民飢凍而京兆皆整頓開明豐富常為雍  
州十郡最斐又清已仰奉而已於是吏民恐其遷  
轉也至青龍中司馬宣王在長安立軍市而軍中  
吏士多侮侵縣民斐以白宣王宣王乃發怒召軍

市候便於斐前杖一百時長安典農與斐共坐以  
為斐宜謝乃私推築斐不肯謝良久乃曰斐意  
觀明公受分陝之任乃欲一齊衆庶必非有所左  
右也而典農竊見推築欲令斐謝假令斐謝是更  
為不得明公意也宣王遂嚴持吏士自是之後軍  
營郡縣各得其分後數歲遷為平原太守吏民啼  
泣遮道車不得前步步稽留十餘日乃出界東行  
至嶠而疾困斐素心戀京兆其家人從者見斐病  
甚勸之言平原當自勉勵作健斐曰我心不願平  
原汝曹等呼我何不言京兆邪遂卒還平原京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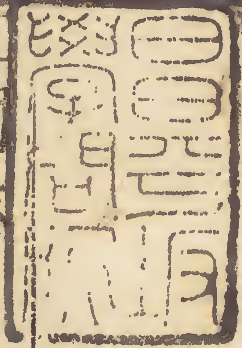
聞之皆爲流涕爲立碑於今稱頌之也令狐邵字  
孔叔父仕漢爲烏丸校尉建安初袁氏在冀州邵  
去本郡家居鄴九年暫出到武安毛城中會太祖  
破鄴遂圍毛城城破執邵等輩十餘人皆當斬太  
祖聞見之疑其衣冠也問其祖考而識其父乃解  
放署軍謀掾仍歷宰宋後徙丞相主簿出爲弘農  
太守所在清如水雪妻子希至官省舉善而放恕  
以待人不好獄訟與下無忌是時郡無知經者乃  
歷問諸吏有欲遠行就師輒假遣令詣河東就樂  
詳學經粗明乃還因設文學由是弘農學業轉興

至黃初初微拜羽林郎遷厝賁中郎將三歲病亡  
始邵族子愚爲白衣時常有高志衆人謂愚必榮  
令狐氏而邵獨以爲愚性倜儻不修德而願大必  
滅我宗愚聞邵言其心不平及邵爲虎賁郎將而  
愚仕進已多所更歷所在有名稱愚見邵因從容  
言次微激之曰先時聞大人謂愚爲不繼愚今竟  
云何邪邵熟視而不答也然私謂其妻子曰公治  
性度猶如故也以吾觀之終當敗滅但不知我久  
當坐之不邪將逮汝曹耳邵沒之後十餘年間愚  
爲兗州刺史果與王凌謀廢立家屬誅滅邵子華

時爲弘農郡丞以屬疏得<sub>不</sub>坐<sub>案</sub>孔氏譜孔父  
宗元儁孔子之後曾祖疇字元矩陳相漢桓帝立  
老子廟於苦縣之賴鄉畫孔子象於壁疇爲陳相  
立孔子碑於像前今見存又父祖皆二千石又爲  
散騎常侍上疏規諫語在三少帝紀至大鴻臚子  
恂字士信晉平東將軍衛尉也

評曰任峻始興義兵以歸太祖關王殖穀倉庾盈溢  
肅績致矣蘇則威以平亂既政事之良又矯矯剛直  
風烈足稱杜畿寬猛克濟惠以康民鄭渾倉慈恤理  
有方抑皆魏代之名守乎恕屢陳時政經論治體蓋

有可觀焉





三國策

